

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上的“民族融合”？

原创 李鸿宾 道中华 2025年03月17日 08:01 北京

正道专栏之③⑧



道中华之美 美中华之道



世界上各个王朝的衍化中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普遍现象。**中华民族的“交融”表现得非常突出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特质。**

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民族群体的重要组成，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历经着交往、交流到交融的互动。我们也看到，**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之大、含括的族群之多、包容的内容之广，前后延续的时间之长，尤其是凝聚力之强**，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的生活中，可谓“独树一帜”。

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，正是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交融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。因此，**需要明确指出的是，不能将民族“融合”理解为民族“同化”。**“民族融合”，是指某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与其他民族的个体、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，进而合二为一的现象。“交融”就是

“融合”，它属于**自然性选择**，本质上不表现人为性的刻意追求。这与带有“兼并”或“吞并”性质的“民族同化”是两码事。

那么，中华民族是怎么交往、交流并交融为一个共同体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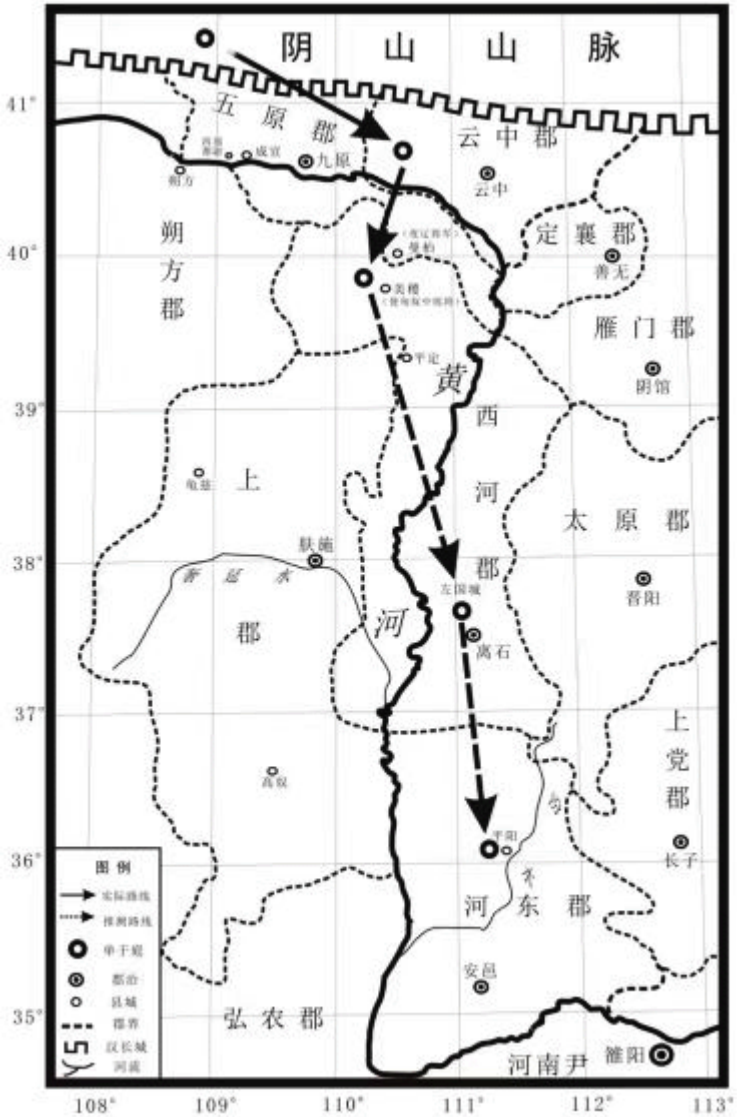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）

（一）周边族群融入到中原民族中

“民族融合”是各民族原有的成分和要素彼此吸收和兼纳，当然前提是交流和交往。至于谁多谁少、各占多大比例，属于自然性选择，这种吸收和兼纳只有双方或多方达到“**认同**”的程度，**才能走向“融合”**。

例如东汉后期**匈奴**势力削弱之后，他们奔走四方，其中南下中原者，与其他民族交互融通，转成了不同的族类，以至于混杂不清者被时人视为“**杂胡**”，到了这种程度，就意味着民族融合了。那些分布在黄河两岸今山西、陕西的稽胡，到了唐初就不见了踪迹，这也是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的例子。



▲ 东汉匈奴南迁路线图。（图片来源：国家人文历史）

唐初的**高句丽人**，他们东进朝鲜半岛组合另外的政权之外，还有大量的群体南下汇入到了汉人或中原的其他族群之内，这也是融合的例证。

人们熟知的**中亚粟特人**，从他们步入中国之后，就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，这种情况在汉唐时代表现得最突出。



▲唐定远将军安菩（粟特人）夫妇墓出土的彩绘陶乐舞俑。（图片来源：洛阳博物馆）

再如西突厥别部**沙陀人**，他们在唐后期从天山北麓东迁，辗转于代北，先活跃在唐朝的政治舞台，至五代就演化成政治力量，支配了后唐、后晋和后汉三个朝代，他们最终也融入到了中原北部的人群之中。

人们更熟知的**鲜卑拓跋人**，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，采取与汉人联姻、采用汉式习俗替代鲜卑原有习俗的举措，更是典型的展现。

为什么周边族群融入到中原民族和族群成为历史中国的主导趋向呢？古人给出的理据是：“**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**”。

这里强调的是中原族群及其所处的（广义）中原具有“**有容乃大**”的包容精神，任何想要进入这个范围的其他人群，都不加以拒绝，只要接受中原的文化，就变成了中原的一个部分，进而成为了“**华夏**”。

中华文明的“大一统”制度与儒家“以文化人”的理念，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与价值纽带。这种融合并非单向的“同化”，而是双方在文化互动中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。

另外，以黄河、长江流域为代表从事耕作生产的中原，这里积攒丰硕的财富能够供养大规模的人群，它对周边各地具有很强的吸引力，汉民族由此发展成巨大的规模，这既是多民族和族群融合发展的结果，也是其具有吸纳力的原因所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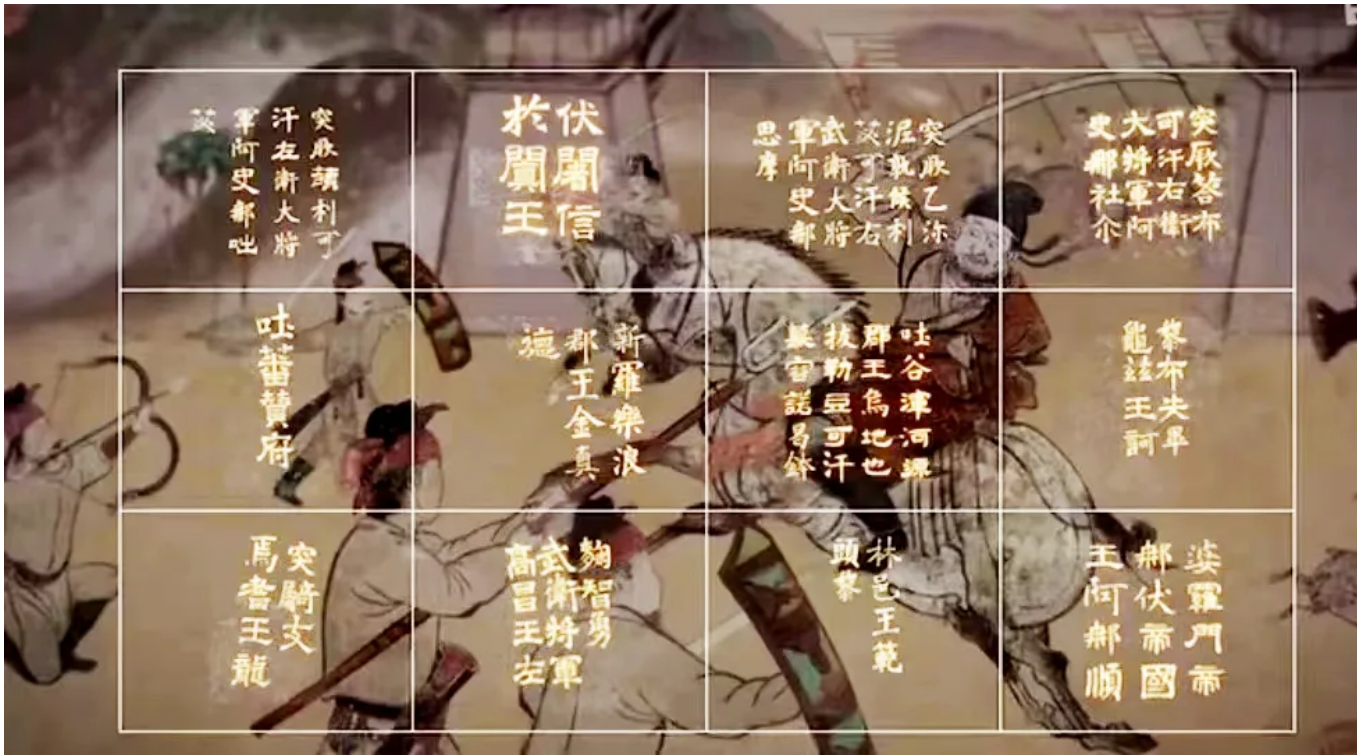
▲黄河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
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，才促使汉民族不断扩大。这种扩大主要体现在**文化的融合**之上。而王朝尤其大一统王朝的催生，是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。

以**唐朝**为例。经过高祖、太宗、高宗数代君主的努力，一个兼跨长城东西南北的大型王朝之格局确立起来，它包括了中原和周边众多的游牧、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诸如突厥、薛延陀、回鹘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契丹、奚人、靺鞨，以及南部“百僚”、“百蛮”等民族和族群，他们同在王朝的范围内交往互动，被置于正州正县和羁縻府州等不同的行政属下，按照各自的习俗从事生产活动。

唐朝之能建立，本身就依托魏晋南北朝多民族融合的基础。它立国后，那些旧有的民族多已融合一体，新的民族又依随形势而产生，后期的沙陀从西域腹地走向代北发展壮大自身，就是一个族群再兴的案例。被形势激荡再度萌生的族群类似契丹、党项者，亦不乏其例。

然而有唐三百年的历练，诸多民族融合一体以至于消解于历史之中，这无疑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

▲唐太宗昭陵十四蕃人君长（部分）。（图片来源：纪录片《大唐帝陵》截图）

(二)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

与此伴生的另一种融合，是中原族群的个体和群体融入其他民族（中古时期通常采用“胡系”的说法）的现象，或者是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。

这以**长城沿线地带的人群**为典型。从秦汉到元明清诸朝，中原尤其长城沿线的汉人，要么以其精湛的工匠技能，要么因商业贸易的游动，要么靠垦殖种地的能力，他们多少不等地进入草原，最终融入了游牧民族，这类现象亦不绝于史书。



▲ 雄奇巍峨的秦长城遗址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 连振 摄）

明末辽东的**建州女真**，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，先聚集力量与明廷抗衡，终以攻占北京建立清朝。他们的八旗就是融合当地包括汉人在内的多民族形成的，其中的八旗汉军、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均以“旗人”著称，这是典型的**汉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**的案例。

其他民族和族群彼此的融合，同样充斥文献史籍的记载。**匈奴**之能崛起称霸草原，就是它兼并和容纳众多的游牧部族和部落的结果。

曾经雄盛草原的**突厥**，同样兼纳了草原各部族，从大兴安岭穿越阿尔泰山，聚集了众多民族要素而成；他们的南下和西迁，要么与长城沿线的民族混合，要么融入到中亚和西亚当地的诸民族之中。

后起之秀的**蒙古**，更是踵继先辈，从贝加尔湖南岸、大兴安岭西部一个不起眼的部族一跃发展为北亚世界的雄强力量，蒙古族的发展壮大，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典型。



▲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。（图片来源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）

上述各民族和族群，既表现出**周边族群与中原族群**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也表现出**中原民族进入其他族群之内**，各民族和族群的**彼此互动、相互交织**。这些就是人们熟知的“民族融合”，它与中国的历史相贯通，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民族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流脉动

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不同民族、不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展现出来，其中的**融合成为主旨的动向**，它是人们处理彼此关系的一个结果。

“融合”**本质上表现为多因素多民族要素的汇聚**，没有一方丧失的现象，当然有要素的多少和大小之区别，但这种差异均系**自然形成**。

所以**中国历史上的所谓“汉人”“汉族”与其他民族和族群存在的彼此汇聚，保持了各民族的成分和要素，这成为主流的趋势**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一方面看到历史上各民族和族群不断融入中原族群的现象，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原民族融汇到其他民族和族群之内的事实，更有其他民族和族群彼此的互通和共融。

在各民族持续不断互动的历史长河中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层面上更多表现为跨区域跨民族的一致性。这种一致性的增加，壮大了中华民族的实体规模，凝着中华民族内生的巨大向心力。

受外来因素刺激，中华民族由自在的实体，上升为各族人民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。在近代救亡图存共同命运中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。



▲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”的“大团结”展厅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
这里顺便一谈所谓的“民族同化”。与民族融合不同的是，“同化”多指一个民族（通常具有强势特征）将其他民族“兼并”或“吞并”到自身之内的现象，这些并合的民族成分和要素被强势的“吞并者”消除，进而化解在强者之内。

睽诸中国历史，这种现象并非没有，但多系战争厮杀、动荡冲突引起的，表现为强者压迫弱者的行为，然而它不仅被历史所谴责，更成为后人引以为训的借鉴。这至少成为史书记载通行的法则。

整体看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常态，它构成了历史的主流脉动，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。

(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)

监 制 | 闫 永 肖静芳

审 核 | 清 风

统 筹 | 王彦龙

责 编 | 才丽媛

制 作 | 郭欣欣



道中华
道中华之美 美中华之道
1123篇原创内容

公众号



推荐阅读



贵州安顺屯堡人穿的是不是明代汉服？



记住！从来没有专门的“回语”

新疆并非只有一种宗教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

点个“在看”，你最好看

正道专栏 38

正道专栏 · 目录

上一篇 · 新疆并非只有一种宗教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